



策四
幕

時間：第二年的春天
地點：一個清淨的佛寺
佈景：這是一座佛寺的花園
。左邊爲大雄寶殿的一角
，右邊爲一個亭子。其他爲
花草樹木。
△錄聲中略幕。
悠然歡沉的古鑑，一聲接着
着一聲地響。
(啓幕時，西芬披長髮穿
着寶殿的一個下旁，鐘停。
西芬：(背向觀眾唱：
眼前一片青音)

雙手伸向吉海衆生
歌喉傳報世事無常
打開吧！心靈之窗
去迎接近永恆的光亮
眼前一片昏暗
我的心房却光芒萬丈
「歌停」西芳，天青
懷抱嬰兒
西芳：芬姐！

天青：不要難過了！我們許多的有眼睛的人，却看不清真與假，認不出美與醜，辨不清善與惡。你比這些人的眼睛還明亮！
西芳：天青，不要談這些了，我並不難過，我在高興，却贈予我們許許多多的

西芳：芬姐，剛好滿月！
西芬：呵！辛苦了你（姊）們，喔，這孩子好胖呀！
告訴我，他長的像誰？

天青：君姫：我們來看她！
西芬：（轉過身，摸索著，已
失明）芳妹！天青！
天青：這個孩子好胖呀！
西芬：孩子！孩子！（接過懷
中，顫抖着手撫摸）滿月

了虛幻的幸福和虛幻的痛苦。對於幸福和痛苦，看來得非常平淡，認為一切都是能感覺到的幸福和痛苦，都是以利己的自我觀念爲發點的，那是執着，是虛幻的執着，是不真實的，也是真正苦惱的根源！試想，人世間，在什麼地方有快樂呢？一片

眼睛，從前，我們都在黑暗的苦海中，身邊一團昏暗，什麼都瞧不清，什麼也看不出，什麼都不能分辨。自從你犧牲了那肉體，突然的爲我們揭開了過去一向都是緊閉的心靈之窗，讓我們的眼睛才真正看出那兒是苦海，這兒是樂園！這是夢！這場夢太可怕了！芬姐，你救了我們，却犧牲了你自己！西芬：芳妹！不要爲我的幸福和痛苦着想，我是佛教徒，早就認識了真實的幸福，早就看透了人生的虛幻。

西芬：不要感激我，我是佛教徒，假若我的有价值得你（姊）們感激的地方，那就是我所行的路，是佛陀親指出的路，我信仰的真理是佛陀親自證出來的真理。你（姊）們去感激佛陀的恩典好了！

會接受歌頌，可是在我們的内心之中，抑制不了這情的外溢，不知道是什麼力量在逼迫着我們，我們必須向妳表明，我們太感激妳了！

在那裡掙扎，浮沉，都是在爲生活而呼號喊叫，祇有苦，沒有快樂。即使麻醉醉在物慾上，到頭來仍是一場空，祇有更增加痛苦的，真實的，根本的，解脫痛苦的路，有一條，就是放下！放下所有的慾望，放下所有的東西，也要放下自己！

我的芳妹，妳不怕吃苦？
西芳：本來是苦海，爲了她
人脫苦，決不怕吃苦。
西芳：好！我的好妹妹！
西芳：好姐姐，我長得像妳
一樣，也想這顆心也能夠
妳一樣，更祈求着也能夠
妳一樣的去工作。
西芳：好妹妹，我的醫學專
業，還有醫護用的衣物，料
我都不能再用了！這些全
部移交給妳！
西芳：好姐姐，我會好好的
讀書，好好的穿用，不會辜
負妳的一片期望。
西芳：好妹妹，好妹妹！我
太興奮了！走！扶着我姊
理移交去！

還答應讓我去跟他學醫
西芬：呵！我聽到這個消息
太興奮了！（把孩子交給天青）
給天青！我太興奮了！
西芳：我下了最大的決心
要代替她的工作！

天青：叫娘！不！該叫嫗嫗！
！呵，還不會叫哪！
魯萍：不會叫！多可愛。快
些長大，再過三年就可以
送到我們那幼稚園來讀書
了！

天青：好！這事太重要了！我們未能在童年受到佛教的正當教育，啞囉到了這麼多苦，幾幾乎永遠打不開心靈之窗啦！

魯萍：我們佛教的幼稚園剛剛創建，希望你能給我們一些指導！

天青：不必客氣了，在芬姐這樣菩薩的領導下，還有什麼問題？不過，需要我作事的地方，我一定出力，因為這是我們佛教的事業。任何的佛教徒也都該出力，爲了讓下一代能走上正當的道路，必須去振興佛教的教育事業。

天青：當然，要麻煩奶奶看
管齊了！
齊萍：當然了，這是我們佛教幼稚園必須負的責任。
不僅看顧他的身體小生命，還要看顧他的小小靈！
讓他從小開始，便揭開心

卷六

第十四十七期

「梁父，梁母上

能自拔了，永無解脫之期

！好孩子，不要再恨怨我

的兒子好嗎？

梁母：太好了！我會因爲你

在爲佛教做事，而感到

了。

梁母、魯小姐、天青。

天青：岳父太對了！

魯萍：伯父，不，我不恨怨

他！比以前更愛他。

（西賓上）

天青：岳父，伯母！沒有什

麼，整天在給孩子上課，編教材，接送孩子，送孩子

啦！

天青：岳父，由你老人家辦

了！我來幫助！我會拿出全副精力來跟着你老人家創辦佛教的事業！

梁父：如果真要是這樣，可就好了！我天天在懺悔，

姐姐，勞姐！

天青：岳父。

魯萍：不必老人家勞動了，由我們青年人代勞好了！

梁母：你們都辦事業了，好！我爲你們帶孩子！

天青：岳父，快叫：

梁父：你辦教育當然好，我早就準備他要去着手進行

了！（接過嬰兒來抱）多

了我的小寶寶！唉！這全要靠童年的教育啦，可別再像我們這一代，也不要再像我們那一代。我們這二代

在黑暗中摸索呢，這第三

代，應該受佛教的正當教

育了！

天青：岳父，岳母，快叫：

梁父：你辦教育當然好，我早就準備他要去着手進行

了！我感到忙得快活。

（接過嬰兒來抱）多

了我的好外孫也來

了！（接過嬰兒來抱）多

了我的外祖孫！

梁母：呵！我的好外孫也來

了！我感到忙得快活。

（接過嬰兒來抱）多

了我的好外孫也來

了！我感到忙得快活。

（接過嬰兒來抱）多

了我的好外孫也來

了！我感到忙得快活。

（接過嬰兒來抱）多

了我的好外孫也來

了！我感到忙得快活。

（接過嬰兒來抱）多

了我的好外孫也來

了！我感到忙得快活。

天青：岳父，岳母，快叫：

梁父：你辦教育當然好，我早就準備他要去着手進行

了！我感到忙得快活。

（接過嬰兒來抱）多

了我的好外孫也來

了！我感到忙得快活。

（接過嬰兒來抱）多

了我的好外孫也來

了！我感到忙得快活。

（接過嬰兒來抱）多

了我的好外孫也來

了！我感到忙得快活。

天青：岳父，岳母，快叫：

梁父：你辦教育當然好，我早就準備他要去着手進行

了！我感到忙得快活。

（接過嬰兒來抱）多

了我的好外孫也來

了！我感到忙得快活。

教才是永恒的濟世法雨。

梁父：未來的路還長得很，

要在把握住每一個時刻，每一步都要踏穩！

（西賓上）

西賓：現在我已覺悟了，出了醫院，被宣判了徒刑，在牢中憑藉芬姐那珍貴的眼睛，看了過去所討厭的佛經，最初覺得驚奇，過去了，如真有什麼錯的話，錯不在西賓的身上，我

是他的父親，應負的責任更重大，因爲我們這一

代所吸進的毒已入膏肓，當他們這一代下生時，即

人羣，猶然不知去清毒，甚至連毒都認不清哪。

（西賓上）

西賓：芬姐，蒙你垂救的賓弟在那兒？

（西賓上）

西賓：芬姐，蒙你垂救的賓弟在那兒？

（西賓上）

西賓：芬姐，蒙你垂救的賓弟在那兒？

西賓：芬姐，蒙你垂救的賓弟在那兒？

西賓：芬姐，蒙你垂救的賓弟在那兒？

西賓：芬姐，蒙你垂救的賓弟在那兒？

西賓：芬姐，蒙你垂救的賓弟在那兒？

西賓：芬姐，蒙你垂救的賓弟在那兒？

西賓：芬姐，蒙你垂救的賓弟在那兒？